

最後的文化告別，永恆的文人感傷

畫家 陳漫天 眼中的東安古蹟

湖南東安，有着大量的歷史建築古蹟。歲月風霜、斗轉星移，如今，這些古蹟已然一點點倒塌，一點點消失。為了留住它們的過去，內地著名油畫家陳漫天組織了「告別東安」的文化行動，以此喚起人們留住文化、留住歷史、留住記憶的心靈。對東安那片建築群，陳漫天的心中，是最後的告別，也是永恆的感傷。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2010年10月，陳漫天通過一個在長沙的東安商人的邀請在他的帶領下用兩天時間走訪了東安縣境內的席寶田故居、葉兆蘭的舊宅、榮維善的莊園、唐元甫故居和墓地，以及東安縣政府附近即將拆除的蔣家院子，還不包括唐生智的公館，這些都只是東安「湘軍文化」的部分景觀。他們每到一處，古建築滿目千瘡百孔。痛惜之情，無以名狀。告別東安，由此展開。

東安古蹟：中國建築藝術的瑰寶

建築是歷史文化最直接的載體，明清兩代的全部建築都在東安有完整體現，最早的建築是宋帶的，而且因為東安出了一支著名的湘軍地方武裝，所以太平天國、同治年間的建築更加經典，不是一般的民居，而是官家大宅，這體現了中國南方最高的建築藝術，也是湘軍文化、湖南歷史的一部分，其文化價值巨大。

湖南永州東安縣保存有明代到清末的大量古建築，特別是清末湘軍建築堪稱湖湘文化的代表作。東安縣在清朝末年出了提督（類似大軍區司令）、總兵（類似軍分區司令）、布政使（類似省長）、道台（類似副省長級）20多人，各級武將文官逾200人，都是隨「精毅營」主帥席寶田參加曾國藩湘軍的東安人。這些人隨湘軍領袖曾國藩東征西討、鎮壓太平軍，抵抗英法日帝國主義，建立了功勳，最後做了大官，在外獲取了巨額財富，帶着天下的能工巧匠回到家鄉東安，大興土木，建築了宏大的莊園，有的可以住千人，屋連屋數華里不絕。

陳漫天告訴記者，席寶田故居、葉兆蘭的舊宅、榮維善的莊園、唐元甫故居和墓地，以及鐵爐村、蔣家院子、桑家院子、張家院子、周家大屋等明清古建築群落，還不包括唐生智的公館，這些都只是東安明清古建築群的部分景觀。他們建造的這些故宅，集湖南傳統民居、江浙園林、海派建築特色於一體，是那個時期的特色建築，為湖南所獨有。特別是東安縣城的蔣家院子，堪稱湖南的石庫門，周家大屋也是明代建築的經典，有非常重要的建築文化學術意義，其價值無可估量。

無可奈何的文化逝去

東安的歷史建築，經歷了歲月的侵蝕，如今在現代化的大潮之下，土地的開發、城鎮化的推進，當地居民文化保育意識的淡薄，都使得東安價值甚高的建築群，漸漸倒塌、荒蕪和消失，從而從歷史的舞台和地理的現實中逝去。

每一次去東安，陳漫天都會發現，這些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正在被一點一點地侵蝕、毀滅！他於2010年開始先後3次赴東安縣考察，開展對這個地區的明清古建築的保護呼籲工作，並發起上海湖南同鄉會聯名寫信給省政府、縣政府呼籲保護，省長親自批示省文物局轉東安縣政府，縣政府也對上海湖南同鄉會給予答覆承諾開展保護。

2012年7月陳漫天再次到東安時，東安的古蹟建築已經一點點倒塌、消失……保護故土、歷史的遺跡，在陳漫天看來是自己的責任。他告訴記者，當他覺得自己不能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這些存在了200年、500年風雨不倒、甚至更早到建於南宋時期的歷史建築藝術瑰寶能繼續在當代安然的留存下去時，應該讓藝術家、文人以及一切關心文化的義工們，為東安的歷史建築，進行一次最後的告別。所以本着對歷史文化認真的態度，他認為，必須對保護的工作進行一次有意義的創新式總結。

告別：搶救性藝術創作

經過數次的調查、走訪和了解，陳漫天已然確定，東安的文化建築古蹟，已經難以保存，徹底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會很快到來。因此，他決定以「告別」為主題，發起民間的文化搶救活動。

陳漫天告訴記者，他曾經在上海的湖南同鄉中，發起呼籲保護活動，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響應，但最終決定啟動時，卻發現不少人口惠而實不至。於是他在自己的圈子中組織去搶



救性的拍攝和寫生活動。這樣的做法，被文化圈中的不少人戲稱為「遺體告別活動」。陳漫天本人覺得這樣的稱呼很合適，於是就用了這個名稱——「告別東安」。他先於2012年7月下旬去東安呆了5天，對當地尚存的古建築遺蹟進行了拍照，搜集了2000多張的風景建築及構件照片，力求經典、完整，為將來出書冊作好準備。

告別東安的活動，當代藝術家、畫家、工藝美術家和職業攝影師有10餘人。大家總的態度是一致的，是想通過集體的呼籲能夠停止對古蹟的破壞，保存這一片文化的空間。隨後，他又於2012年8月20日組織藝術家、攝影師、企業家、金融家、人體模特、媒體記者等共計10車40餘人，分別由長沙、上海、北京、衡陽、景德鎮、美國、加拿大、法國等地出發，到達東安縣進行人體行為藝術攝影活動，想盡最後努力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提升大家的文化保育意識。但令人悲傷的是，隨着歷史建築古蹟一點點消失，那只是個善良的願望和夢想罷了。

縱觀整個告別東安活動，留給陳漫天印象最為深刻的事情，就是每次去東安，古蹟都會比自己上一次去時更加破敗。據悉，陳漫天到過東安五次，每次都因為破壞速度之快而震驚，但久而久之，任何人都會麻木，因而，任何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他前一次看到還在的很多東西，這次再找已經無影無蹤、灰飛煙滅了！「我們明白，我們雖無力阻止這個時代的拆毀歷史古蹟的狂潮，但我們可以通過鏡頭和書籍記錄下這些即將湮滅的文化藝術瑰寶！我們有義務為子孫後代記錄下這些即將湮滅的輝煌的歷史！」這是陳漫天的文化獨白。

逝去古蹟，傷感的心靈

東安這樣的個案，在內地還有很多。陳漫天



■曾經的古蹟，已經漸漸逝去。



■內地著名油畫家陳漫天



■古建築之間



■古建築的殘垣斷壁

告別之後的反思

告別東安，組織這一活動，最大的困難，不是人力、財力、物力。相反，來自民間或是自己的朋友，提供車輛、食宿的幫助，讓前往東安從事告別寫生的藝術家們得到了很多的便利。那麼，困難其實是，無論藝術家和民間人士如何努力，都無法挽回古蹟消逝的命運。

國家應派專業者保育

陳漫天認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屬於社會公益，不能和經濟利益掛鉤，國家應該有經費、有專業人員來做這件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我們不能一提到保護古蹟就一定要想到必須有商業利益回報，可以有多少預算，有多少提成和回扣，有多少工程可以發包給別人……那即使想去保護也只能是破壞。其實保護是維持現狀、適當修復，並非叫你翻新，試想羅馬競技場或雅典神廟要翻新復原後結果會怎樣？

本來，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文藝界、知識界都有很多好的辦法可以提供解決方案，但為什麼最後中國的古蹟保護都失敗，那是因為很多時候，相關當事方只看眼前經濟利益，因為好的意見和建議與經濟利益通常是相左的。比如，維修和開發古蹟的投入通過旅遊收入來得到回報，比用鏟車推平它們後賣給開發商要慢很多，那麼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會怎樣做呢？

陳漫天告訴記者，最後這次告別活動結束之後，湖南衛視《芒果畫報》做了跟蹤報道，在湖南造成了一定影響，有很多人

去探訪了當地的一些古蹟，但性質也就是個告別儀式而已。藝術家們拍攝了大量建築圖片資料，還創作了一批人體行為藝術攝影作品，這為他將來出書留下了寶貴文獻，起碼可以讓我們的後代看到我們的這一段歷史文化。

除了東安，陳漫天也參加了其他不少的考察活動。他們每到一處，古建築滿目千瘡百孔。痛惜之情，無以名狀。這些建築之獨特，做工之精美，絕不遜色於聞名天下的周莊、西塘。如果毀掉，將不可複製！非常可惜！如果加以保護利用，開發旅遊線路，不知道可以為當地創造多少財富，造福一方。如何能坐視這些輝煌的歷史文化即將湮滅？

民眾的保育意識確實有待提高。而今，當地農民拚命拆毀老屋，將古董建材變賣。地方社區搞建設也不注意保護，大片拆毀；這樣下去不出幾年，這些湖湘文化的「天然歷史博物館」將蕩然無存了。陳漫天覺得，我們不能夠只注重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長期可持續發展戰略！

試想：我們保住這些老建築，並修築公路將它們連成一片，可以吸引到資本投入當地的旅遊開發，我們就保住了這片土地的特有文化，這些文化又為這片土地注入名氣和財富。我們把這些老建築保留，建成主題公園，博物館，旅遊點，那還不是同樣可以財源滾滾，造福後世嗎？現代化的途徑是多種多樣的，如果為了現代化而毀棄了文化，那實在是很不值得。

文化保育的具體建議

從2010年10月到2012年8月，《瀟湘晨報》、《法制週報》、《芒果畫報》、《南都周刊》等媒體先後報道了陳漫天先後5次到東安、從事文化保育活動的事蹟。藉助於本報記者對他今次的採訪，他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保育觀，希望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 一、對於東安縣全境甚至周邊地區進行全面清查，對於有規模、有名氣的清代及民國建築群登記、拍照、建立檔案。全國其他地方也可比照辦理。
- 二、對登記的老建築掛牌保護，並組織建築專家及藝術家等對老建築進行逐步修復。
- 三、集合所在基層鄉鎮開會，宣傳保護政策，提高當地群眾的保護意識。
- 四、將建築群連線開闢旅遊線路，以「湘軍文化之旅」或其他地方相應的地文化為主題，在歷史遺跡保護的基礎上，開展旅遊宣傳和招商。為發展當地旅遊產業做鋪墊。
- 五、今後可以大力發展當地旅遊產業，將這些老建築裡的鄉親在毗鄰撥地安置，讓他們開旅館，開飯店，賣旅遊產品，這樣實現共同富裕，既解決了文物古蹟的保護問題，又解決了農民的生活生存問題，還提高了附近周邊的房地產價值，何樂而不為呢？



■曾經的園林，如今雜草叢生。

■古建築中的破敗